

辽宁法官在多个监狱遭酷刑折磨

【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】（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）辽宁省凤城市法官、法轮功学员梁运成，二零一零年遭中共构陷、冤判，先后送大北监狱、本溪市监狱和大连市监狱迫害长达三年之久，期间被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极度酷刑：塑料袋套头毒打、打伤后用辣椒水泼、用钢针扎手指头、绑“抻床”（类似五马分尸）折磨六十天。

梁运成，一九六七年出生，毕业于辽宁鞍山师范学院机械系，后函授吉林大学法学，获法学本科文凭。于九五年考入凤城法院，并顺利通过全国助理审判员资格考试，九六年成为正式法官。他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处处按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慈眉善目，任劳任怨，下乡办案，乡、镇政府的饭都从来不吃。

这样一名正直、善良的法官，因不放弃“真、善、忍”信仰被单位调离法院，调进水利局做普通职工。从一九九九年至今，梁运成被中共不法人员绑架五次，非法劳教两次共四年，二零零六年在本溪教养院和鞍山劳教所惨遭酷刑折磨，本溪教养院恶警曾对他进行抻床折磨，并叫嚣：“叫你活活不起，死死不了。”

二零一零年九月五日晚，梁运成与曲山林等五人乘坐轿车行驶在白旗镇民主村时，被白旗派出所警车堵截，多名手持枪支的警察伙同社会流氓，强行将五人劫持到了白旗派出所，抢走了车上所有的真相资料。两个月后梁运成被非法判三年。◇

一、在大北监狱被关小号 酷刑折磨十四天

二零一一年四月，梁运成和曲山林被送进沈阳大北监狱。大北监狱警察指使犯人扒二人的衣服，抢他们随身携带的衣物及上诉状等书面证据。二人不服从，遭到了警察高压电棍的电击及殴打，并被关进了小号。

在小号里，恶警用特殊的刑具把梁运成铐在墙上，这种刑具是：在小号的墙上固定两个手铐，高度在人坐着的时候稍比肩高，宽度也稍比肩宽，把两手分别铐在两个手铐上，后背靠在墙上，双脚戴上脚镣，就这样坐在冰冷的地上。法轮功学员曲山林在另一个屋里，同样被施用此刑具。而且这种酷刑的特点是：不长时间胳膊、手就麻了，身体也难受，无法睡觉。沈阳四月份的天气很冷，恶警指使犯人将二人的衣服纽扣拽下来，将曲山林的裤裆故意撕开，冻他们。

梁运成与曲山林二人开始绝食、绝水抗议。两天两宿后，监区长张华叫犯人把二人的手铐、脚镣打开，晚上睡觉也不给被褥。梁运成在小号里呆了十四天，曲山林呆了七、八天后离开大北监狱。（曲



中共酷刑示意图：“抻床”——铐在床上并强光照射

山林后来被迫害致死)

二、在本溪监狱被上“抻床” 绝食六十天

十五天后，梁运成被转到了本溪监狱，分到了六监区。六月下旬，梁运成写了申诉状，交给了六监区的狱警监区长赵刚，要求将申诉状递交辽宁省高级法院，赵刚却把申诉状交到了监狱。八月八日，赵刚谎称监狱管理科找梁运成，将梁运成骗进了小号。

本溪监狱的小号，是单独盖的平房。这里发生的事情，其他人是很难知道的。在小号里，七、八个警察和三、四个犯人在管理科高科长及警察田勇的指使下，强行将梁运成衣服扒下，套上囚服，剃光头，把梁运成按在床上上刑。这种刑的特点是：人仰卧在床上，两只手尽可能的向两边伸直，

手腕的尽头各有一个固定的手铐，手铐分别铐在手腕上，脚上戴着脚镣，脚镣间的铁链在中间用锁头锁在一个固定的环上（有时，铁链不在中间锁，则更残忍）。就这样一个姿势躺着，吃饭、喝水都由犯人喂，大、小便由犯人用便盆接，就是不给打开刑具。小号的棚上有很亮的灯，并有摄像头，昼夜监控，据说摄像头的监控是全省联网的。辽宁省司法厅和辽宁省劳改劳教局可随时监控。警察们把这种刑叫“抻床”。

梁运成绝食、绝水抗议。三、四天后，狱医指使犯人给梁运成插管灌食、灌水（管从鼻子插）。灌的是苞米面加盐的粥。食管平时放在胃里，每四天拔出来清洗一次，清洗后再插。有时，狱医为了折磨他，将管的外壁涂上化学药剂刺激他的鼻腔、食道。

酷刑折磨的同时，小号里反复播放对法轮功的造谣、栽赃、污蔑的污言秽语及对许多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、劳教的“案例”。有时也播放司法部的三十八条及辽宁省针对三十八条的实施细则，这些污言秽语整日不绝于耳。

梁运成被抻了几（转下页）

（接上页）十天，身体的很多器官疼痛难忍。而且不给枕头枕，根本睡不着觉，他头发都变白、脱落。有时，犯人给他接完尿后，裤子不给提上来，故意冻他，致使他双腿的膝关节出现了类风湿及关节炎症状。

梁运成在小号里绝食了六十天后，警察把他弄到监狱医院。五天后，赵刚等人把他送到了大连市监狱。

三、在大连监狱遭钥匙划手背、钢针扎手指

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，梁运成被秘密转到了大连市监狱。这个监狱和本溪市监狱一样是一个市级监狱（中国大陆最低级别的监狱，也是最允许胡来的监狱）。郝文帅是监狱长，张孝玉是狱警监狱长（二零一二年八月份左右，张孝玉被调走，一个姓程的人当狱警监狱长），他二人都是从大连市劳教所调过来的。

梁运成被转到了四监区，这个监区，张伟是大队长，高伟是教导员，祝安胜是狱警大队长，警察三、四十人。下辖三个中队，三个中队每个中队都有六、七十人，有时多达八十多人。每个中队都有一至三名法轮功学员。梁运成被分到二中队，中队长叫隋永治。恶警安排四个“包夹”迫害梁运成，一个是“牵头”秦岩，一个是“室长”（监室的头）李贵峰，另两个是犯人田清和周芑。周芑和田清不用干活，日夜轮班监视、迫害梁运成。

在这个监狱里，包夹有随意打骂法轮功学员的特权。梁运成刚来第三天就遭到了田清、秦岩的殴打。十几天后再次被田清殴打。此后，梁运成被包夹及其他管事犯人至少殴打过了十四、五次。最严重的有以下几次：

二零一二年五月，秦岩在大队长张伟的授意下，指使管事犯人及其他犯人五、六个人，公开在监狱的大院里打梁运成。几天后，张伟公开告诉包夹刘传磊（替换原包夹周芑和杨立国）可以打梁运成。第二天在车间里，刘传磊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用脚踩梁的脚背，用鞋底打他的脸，用笞帚把打，把笞帚把都打碎了。当天刘传磊还在张伟、隋永治的授意下，与管事犯人林博打梁运成，刘用钥匙在梁的手背上使劲地划，顿时鲜血直流（现在手背上还留下了许多伤



酷刑演示：毒打



酷刑演示图：十指插针



中共酷刑示意图：浇冰水

痕）。几天后，刘还在张伟的授意下伙同犯人杨绪霖、孙学立用钢针扎梁运成的手指头。

四、在大连监狱遭塑料袋套头打掐、泼辣椒水

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期间，张伟指使牵头范广财（秦岩走后，他当牵头）突然用拳头猛击梁运成的面部，导致他鼻子血流不止；并把梁眼睛打的都封住了，上眼皮打破，鲜血直流。

恶警为了利益有时也直接迫

害法轮功学员，中队长隋永治至少打过梁运成三次，最邪恶的是大队长张伟，多次直接迫害梁。最邪恶的有这么两次：正值隆冬时节，张伟以梁不配合搜身为由，在警察办公室的走廊里，指使管事犯人林博等人把梁所有的衣裳扒光，鞋都给扒掉，只剩下裤衩，然后给他戴上背铐，光脚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，并把楼门打开冻他。张伟用手、鞋底打梁耳光、身体，指使犯人用黑塑料袋把梁的头套住，打、掐梁的身体、阴部，还薅阴毛。然后，把塑料袋拿下来，用整盆凉水从头往下浇，足足折磨他两个小时。

二零一三年三月末的一天，在四监区的警察办公室里，张伟与隋永治、包夹田清及管事犯人于有福等人把梁运成所有衣裳扒光，只留裤衩，脱去鞋，戴上背铐，在梁的裤衩里放上了许多辣椒面，并把屋里的窗户打开。张伟和隋永治直接打梁，隋用手打，张则用胶皮棒打、用布鞋的鞋底打。张伟边打边把冰冷的自来水整盆整盆地从梁的头上往下泼，犯人于有福负责到洗间接水，或把地上带有辣椒面的污水划拉到盆里再送给张伟，张伟再接着泼。辣椒面的作用是为了辣眼睛、阴部及蛰受伤的创面。这次，梁运成被折磨三个多小时，身体伤痕累累。

二零一二年五月，牵头秦岩在张伟的授意下，与包夹田清、刘传磊等人五天五宿不让梁运成睡觉；同年年底前后，包夹们在张伟、隋永治的授意下又四、五昼夜不让梁合眼。

监区还不让梁运成吃饱饭，不让他接见亲人。狱警大队长祝安胜明确地说：“省劳改劳教局有令，不‘转化’就不许接见。”

大连市监狱还“培养了”一些干活很少，却得高分减刑，专门以强制“转化”法轮功学员的“犹太”，他们原来也是在大连市监狱的邪恶迫害下才“转化”的法轮功学员。“犹太”们在教育处警察的教唆下，专门找不“转化”的法轮功学员谈话，抛售他们的邪悟鬼话。

这就是大连市监狱，一个践踏国法、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流氓的黑窝。◇